



## 妈妈的织布梭

我保存有两把妈妈织布用过的梭子，一把是黑牛角制成的，很瓷实，有点沉，一把是枣木做的，稍轻，由于经年不用，都失去了它们该有的光亮。

上个星期天，艳阳高照，虽然是深秋，却令人感到春天般的温暖。我和姐姐、弟弟不约而同去帮父母进行卫生大扫除。父母已80多岁，精神、体力明显不如前几年，可倔犟的他们仍坚持独立生活。为了打扫得更彻底，我们把家具一股脑搬到院子里，全部用抹布仔细擦拭一遍，墙角、地面、门、窗也认真清扫干净，棉被、棉衣全部拿出来晒了。我们把父母保存多年但毫无用处的旧物全部清理出来，不准它们再进屋。父亲看着有些心疼，也自知毫无用处，只好任由我们丢弃。

忽然，听见姐姐说：这两把老织布梭子放在哪儿都碍事，有空烧了算啦。随手扔到柴堆旁。父亲说有一把

是牛角的，我一听赶紧对姐姐说：这些都是古物啊，我保存着吧！细看牛角梭子，是由两块牛角拼接而成，在不用胶粘又不用钉钉的情况下，接缝处严密地卡着，这技巧真正彰显了工匠高超的技艺及智慧，让我惊叹了好久。

昨晚，我回到家里，又仔细端详这两把梭子。记忆的闸门打开，儿时的许多事情竟然如潮水一样涌上脑海，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如在眼前。

看到它们，我仿佛回到童年，看到了妈妈在纺车旁纺线及飞梭织布的身影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各家生活用品大都是自给自足。我们全家穿衣几乎都是靠妈妈、奶奶纺纱、织布，再熬夜缝制的，裁衣剩下的碎布及旧布再千针万线纳成鞋底儿做鞋。由于布料来之不易，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，甚至老三穿，烂了补补再穿，在当时这是很

正常的事。人只要冻不着就行，不敢奢望其他。对比一下现在的生活，各类衣物应有尽有，感到好像住进了天堂。

再看梭子，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电影《牛郎织女》，感觉父亲每天下地种田，犹如那勤劳的牛郎，妈妈就像那传说中善良的织女。父母每天要做早工、中午工、下午工，间隙还要做饭、喂孩子、洗衣，织布做衣大都是熬夜完成，生活的艰辛，真是无以言表。

望着这两把梭子，我又想起了古诗《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”趁父母还在，应该好好孝敬他们，以免留下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。

这两把浸满了母亲心血与汗水的织布梭子，对我来说真是无价之宝，它们饱含母亲对儿女的疼爱。我一定好好珍藏。

(张桂香 周口六一路小学)

## 村子里的露天电影

傍晚时分，我正帮父亲卸玉米，儿子跑到我身边告诉我：“爸爸，十字街有人家演电影呢。”我敷衍道：“谁家演电影啊？你怎么知道有演电影的呢？”“大白幕布都挂上了！”儿子显然有点着急了。“我晚上陪你去看，你先去抢个位子。”我没有理他，在一旁卸玉米的父亲一句话把那家伙打发走了。

村子里放电影都是露天放映的，一般是因为谁家有结婚生子、升学升职的喜事了，才会出资放电影。我们村放电影的地点都在十字街，那里宽敞，而且街边有两根电线杆方便放映员固定幕布。离天黑还有一个小时，放映员就会挂好幕布，向父老乡亲发出晚上放电影的信号。

现在，看露天电影的人少了，都是去电影院或者在家里围着电视

看。那种感觉与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小时候，一说晚上有电影，放学后我们便早早地回到家，吃完饭，带上小板凳，叫上小伙伴直奔十字街。电影还未开始，先找一个看电影的最佳角度，放下板凳抢占个位子。等到天完全黑下来，忙活完的大人们陆续来到街上，整个十字街黑压压地围满了观众，就连银幕背面也坐满了人。

还记得，那时候在放电影前还要放一段“加演片”，加演片一般是一段戏曲或者是相声，主要是先聚一下人气。正片一般两部电影，第一部放映的大多是战斗片，第二部一般放映的是香港的武打动作片或者故事片。放映员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电影没结束人就走光了。因为那时候的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武打片。

人们为了欣赏那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，不惜等到后半夜才散去。那时候播放的电影胶片是一卷一卷的，播放一卷再换另一卷，放映员换胶片的间隙，镜头灯是亮着的，我们就会用手比画些动物形状投射到幕布上，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村子里放电影越来越少了。我也记不清最后看的一场露天电影是什么内容了，但是在村里看电影的情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后来，国家为了振兴农村文化，实施农村文化惠民工程，推出了免费电影下乡活动，村子的十字街便又热闹起来。回想起那时村里的露天电影曾经带给我的快乐，心里总有一种再想体验一番的感觉。

(韩辉 商水县舒庄乡吴庄)

## 文竹会开花

文竹不会开花。

小小的一蓬，纤弱的一支，即使个儿高起来，还是弱不禁风要依着一根木条，它哪里会有力气开花呢？

一位老师养了一蓬，几年了，一直也没见开花，直到去年由于一时疏忽，萎靡枯黄了。

街上的一个药店的老板娘养了一支，那一茎柔软的枝叶似乎随时都会因为无力依附木条而跌倒死去。因此，她每长高一小段儿，老板娘就会及时地把那纤细的茎用细线固定在坚实的木条上。于是，她就如一个身材高挑的病美人儿，每天勉强依附着木条立着。她总让我想到林妹妹。自然，虽说有半米多高了，但她是没有力气开花的。

我还见过县城一个文具店里有一蓬有精神的文竹，细碎的叶片拥簇着，努力把那一点点的绿积攒在一起，虽然她那么努力，但还是没看见开出一朵花，哪怕极小的，如银杏的花无花果的花那么小都行啊。没有！

文竹是不会开花的。

铁树会开花，要一二十年；凤仙会开花，一年一新；昙花会开花，只要你守着她。可是，文竹不会开花。

向南的楼梯间的窗台上有一户人家种了几棵花草，因为住的楼层高，每次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，我都会开心地欣赏那努力着的几点绿——一丛吊兰撇下一段枯茎，积极地开出软软亮亮的红花，一团满身尖刺的仙人球把两朵黄花展现给太阳看，那红艳艳的花心像献给太阳的一个热情的吻。夹在两盆花中间的是装蔬菜的一个泡沫盒子，一小池水里飘着几片睡莲赭红的嫩叶，嫩叶不几天就脱了稚气，坦然地成长起来，每隔三五天都会从水底再伸出一片嫩叶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从这一池水里看到一朵玲珑精致的红莲。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天地，每一天都充满希望。

可是，文竹开不出花来。

文竹一定是想要开花的，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是想要开花的。她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那一声惊呼，不是为了那毫无意义的光环，她生来是为了体验这生命的，不管是喜悦，是苦痛，是成功，是失败，是振作，是颓丧……她生来就是为了体验那颗小小的心脏不同频率的震颤的。

沉静的黎明，斜倚床头，打开手机，我想要知道文竹到底会不会开花。

文竹会开花！

只要文竹会开花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会看到一盆精神地开放着的文竹，那小小的白花有足够的动力满足一颗心一次小小的颤动。

(马小东 黄泛区农场四分场学校)

